

詩意的地鐵站名

前些天，歌曲《嘉禾望崗》出圈，從互聯網、社交平台，到廣州的街頭、商場，一直火到了廣東省兩會的會場。嘉禾望崗，是廣州的一個地鐵站，連接多條交通線路，承載了很多到廣州打拚的人的抵達、告別、悲歡離合。

筆者只因工作關係到過幾次廣州，對於《嘉禾望崗》唱出的「城市鄉愁」，其實並無太多代入感。然而對「嘉禾望崗」，卻毫不陌生，印象深刻。原因很簡單，這個名字太美了。原本只是「嘉禾街道」與「望崗村」兩個地名的拼接組合，卻相互成就，幻化出了滿滿的詩情畫意：山崗眺望，風吹麥浪，人壽年豐……

在北京，最詩意的地鐵站名，非「金台夕照」莫屬。這本是「燕京八景」之一，如今早已不再是昔日「人去台空碧草深」的蒼涼，而是碧草遠去、車水馬龍的鬧市區。這個名字總是能帶給人一種治癒，對古都的敬意也油然而生。

城市把這些文字安放在站台上，本來只是為了指路，只在報站聲響起的一瞬，被人聽見，又迅速被匆匆的列車帶走。但卻在不經意間，留下了詩意。還有「什刹海」「玉淵潭」，都跟「金台夕照」一樣，有種被歷史打磨過的從容和氣度。南京的地鐵站，也跟北京類似，自帶舊夢，從「雞鳴寺」到「莫愁湖」，六朝金粉的底色，在報站聲裏輕輕迴盪，似乎比北京的那些站名更厚重悠遠。

成都的地鐵慢一些：「春熙路」「花照壁」「浣花溪」，都對這座城市作出了或慵懶或委婉的註解。深圳是一座年輕的城，印象最深的地鐵站名是「香蜜湖」，甜得坦率而直接，這就是深圳的性格。至於香港呢？來不及多想，嘴裏已經哼出了「再下個車站，到天后當然最好……」「天后」，該是傳唱度最高的地鐵站名了吧？



瓜園
蓬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海森的故事

有些故事，一開始只是為了證明一句話，最後卻變成了證明一個人。來自古埃及的「海森的故事」，便是如此。

他，從小被稱為「勇敢的海森」。每天清晨，他鍛煉身體，然後問母親：「我不是所有勇敢的人中最勇敢的？」母親總是笑着回答：「是的，我的孩子。」

直到有一天，母親改口說：「世界很大，比你勇敢的人多的是。」一句話，像石子投入湖心。海森不能容忍對自己的懷疑，於是他佩劍上馬，發誓若遇見更勇敢的人，便不再回家。

他離開熟悉的村落，走進沙漠。那裏，他遇見兩個騎着猛獸的人，一人騎獅，一人騎虎。三人同行，很快出現裂縫。連續兩日，烤好的麵包都被偷走了。兩位同伴口稱仁慈，卻始終沒有作為。直到第三日輪到海森守爐，大地忽然裂開，一個黑色巨人躍出，索要麵包。原來，是怪物巨人偷了麵包。

真正的勇敢，不在口頭，而在當下。海森沒有退縮。他揮劍一次又一次擊退巨人，巨人終於倒下。海森從巨人腿中取出玻璃盒，藏着七隻翠鳥。

故事並未就此終止。海森深入一個洞穴，發現富麗的宮殿，救出被囚的女子，又被同伴背叛，墜入更深的世界。在那裏，人們為海神獻祭公主。海森再次挺身而出。當海神嘲笑海森無法擊敗自己時，海森假意求饒，套出了真相——海神的生命寄於七隻翠鳥。

於是海森打開玻璃盒，擊敗海神。這一次，海森的勇敢不只是揮劍，而是冷靜與智慧。最後，國王願意將王國與公主許於海森，他卻拒絕。他只要回到原來的世界。當海森重返地面，帶着財寶回家，母親緊緊抱住他。

翌日清晨，他照例鍛煉，然後問：「我不是最勇敢的？」母親回答：「的確是這樣呀，我的孩子。」這一句話，與故事開頭的那一句一模一樣，但我們知道，這句話的意思已經不再相同。



普通讀者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人類滑雪起源地

從地圖上看，阿勒泰正在中國版圖的西北北上。阿勒泰地區有多個大型滑雪場，阿勒泰市的將軍山滑雪場則是中國唯一建在市區的高山滑雪場。

我生性好靜，沒有什麼運動細胞，對於滑雪這樣講究技巧又有些危險的運動更是望而卻步，沒想到讀中學的女兒卻愛上了滑雪。這次春節之行，我和妻子的主要任務便是陪她滑雪。

到了將軍山雪場，才發現陪孩子來的父母不在少數。雪場配套設施不錯，專車接駁，暖氣充足，有吃有喝。「陪滑一代」天南海北口音都有，多在休息廳點杯咖啡或者當地的特產酸奶，有看雪景休息的，有聊天、刷手機的，還有湊桌打撲克的。此情此景，不免令我心生感慨，我們小時候最常見的運動是乒乓球和游泳，後來足球籃球漸漸普及，三十年光景，「高端」的滑雪運動竟飛入尋常百姓家。運動項目的變遷，折射出與時俱進的發展。

「陪滑」之旅激發了我的求知欲。將軍山雪場掛着一條頗為醒目的標語：「人類滑雪起源地」。在阿勒泰博物館，我找到了這個說法的依

據。原來，阿勒泰的墩德布拉克洞穴彩繪岩畫中發現了一幅狩獵圖，圖中一排滑雪人，手持單杖，排列整齊，屈腿前傾，雙腳踩一滑雪板前行，岩畫繪製時間為舊石器時代晚期，距今一兩萬年或更早，早於世界其他地方已知的滑雪史。

對於雪國先民而言，滑雪原是他們日常出行的方式。古代文獻中對阿勒泰地區的滑雪情狀多有記載。《文獻通考》寫到：「國多雪，恆以木為馬，雪上逐鹿，其狀似楫而頭高，其下以馬皮順毛衣之，令毛着雪而滑。」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也寫下了

住在阿勒泰地區的人們冬季在雪中奔跑的記載。

如今，綁着馬皮毛的傳統滑雪板製作手藝，在當地仍有傳承。而起源於此地的滑雪運動吸引了一代代年輕人來到雪都釋放青春活力。我彷彿看到了歷史的閉環。

（雪都五記之三）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易學難精

今時今日，若跟人聊天不扯上兩句「模型」或「算力」，簡直像是還活在上個世紀。每個人都在談AI、用AI、學AI。就像小學老師整天鞭策我們的八個字「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全班都在補習奧數，你不去，就落後。但若是真的去學AI，就發現是名副其實的「易學難精」。

現在的AI公司都聰明得很，把門檻降得很低，美其名曰「用戶友好」。可真到了要拿這些東西去「吃口飯」——生成一段能商用的視頻或是一張像樣的商業插畫時，那種挫敗感就來了。你得像伺候一位脾氣古怪的「藝術大師」，反覆推敲那些所謂的「提示詞」。很多時候，即使精確到每一處光影、每一根髮絲，得出來的結果還是與你想像中的大相徑庭。

最讓人崩潰的是技術上的代差欺壓。你可能剛開關修煉，把某一家AI的脾氣摸得七七八八，厚厚的筆記記了一大疊；結果隔天，另一家公司的性能怪獸橫空出世，你之前哼哧哼哧、絞盡腦汁才堆砌出來的複雜指令，在新技術面前，人家隨便打兩個字就解決了。就像是你剛苦練了一身絕世武功，對方卻突然掏出了一把手

槍。學習的速度永遠趕不上代碼更迭的速度。

大家都說AI能大幅提升效率，在某些場景下的確如此。但如果聊到如何用AI「賺錢」，沉默「震耳欲聾」。環顧四周，在這場號稱顛覆未來的狂歡裏，真正把錢落袋為安的活人有幾個？除了那幾家賣芯片、賣算力的「軍火商」，剩下的佼佼者，大概就是那些網上賣AI學習課程的人了。

不可否認，AI給社會帶來的改變是肉眼可見的。但歷史告訴我們，任何根本性的變革都不可能一蹴而

就。技術的爆發可以發生在一夜之間，但文明的消化與社會結構的重組，卻需要漫長的磨合期。

香港人常說，在馬路上「跟車太貼」容易發生意外。面對科技浪潮，道理亦然。在這場技術狂飆中，我們或許該學會給AI一些時間，更要給自己一些時間。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五見報

共融與合奏

有時表演者會邀請觀眾擁在一起，有時觀眾會站在樂手旁邊，近距離欣賞他們怎樣演奏樂器。這場不設限的演出，甚至容許觀眾觸碰樂器，有位似乎有視力障礙的觀眾，由朋友扶持，伸手撫摸她可能從沒接觸過的豎琴，接着又來到全程合上雙眼的歌者跟前，輕輕牽着歌者的手，感受她歌唱時的抖動。觀眾從一開始比較冷靜，到後來完全打成一片。有位年邁的婆婆，在末段跟舞者共舞，身體之柔軟身手之靈活，叫人忍不住為她鼓掌。

這場演出，不分表演者和觀眾，不分膚色，不分男女，不分能力，那麼美好，盡在不言中。我有幾次深深受到莫名的觸動，眼眶熱了鼻子酸了，大概就是感應到那種同步、共鳴、融合。共融，煞有介事地講一百次，不及這場不一樣的管弦樂舞作，更令人有所感悟。

始、進行跟結束。

台上除了有觀眾，也有樂器，以及貌似表演者的人，一開始不知道葫蘆裏賣什麼藥。後來，帕拉管弦樂團藝術總監、指揮兼聯合導演查爾斯·海澤伍德現身，發表開場白，多次鼓勵大家，只管跟着好奇心走，想做什麼都可以。樂手、舞者各就各位，音樂緩緩揚起，舞者擺動身體。部分表演者在觀眾之間穿梭遊走，所到之處，觀眾很自然地讓出空間，彼此構成美妙的互動跟流動，連成一塊有機的織體。也是某種合奏。

有時表演者會邀請觀眾擁在一起，有時觀眾會站在樂手旁邊，近距離欣賞他們怎樣演奏樂器。這場不設限的演出，甚至容許觀眾觸碰樂器，有位似乎有視力障礙的觀眾，由朋友扶持，伸手撫摸她可能從沒接觸過的豎琴，接着又來到全程合上雙眼的歌者跟前，輕輕牽着歌者的手，感受她歌唱時的抖動。觀眾從一開始比較冷靜，到後來完全打成一片。有位年邁的婆婆，在末段跟舞者共舞，身體之柔軟身手之靈活，叫人忍不住為她鼓掌。



雜果實治
羽羊
逢周五見報

敦煌壁畫春耕圖

民間有云：「春雷響，萬物長。」驚蟄時節，驚雷喚醒冬眠的萬物，也標誌萬物復甦、春耕始。這一刻，對以農耕為本的古人來說，不僅象徵繁忙的序幕，更蘊含敬天保民的意義。

在敦煌莫高窟第二百九十六窟內，保存着北周時期的連環壁畫——《善事太子入海因緣圖》。畫卷長八米餘，分別繪於窟頂西、南、東三坡，故事出自《賢愚經》，講述善事太子乘象出遊途中，目睹農夫耕地、農田間蟲起鳥食，漁夫捕魚、獵人打獵的場景。這些細緻描繪，再現

了一千四百多年前河西走廊春耕的景象。

壁畫中對春耕的描摹（附圖，局部），展現農事之勤，也是佛教慈悲觀照人間生靈的具體體現。這一細節亦有佛經「因耕殺生而生悲憫」之

意，在宗教故事與現實生活之間築起橋樑。

畫面所體現的重農精神，與中國古代天子親耕的「籍田」禮儀同出一脈。《周禮》《禮記》《史記》等均載，每逢春耕，天子親率群臣耕田，以身作則，示範親民、崇農、敬天。壁畫以佛經故事為載體，實則承載了古代中國「敬天保民」的國本觀念。

《佛說彌勒下生經》曾描繪理想國土：「雨澤隨時，稼穡滋茂……一種七穫，用功甚少，所收甚多。」這

些對祥和農境的祈願，也在壁畫中有跡可循。「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是民生信仰，也是美好寄託。

驚蟄的第一聲春雷，是大自然的「鬧鐘」，喚醒萬物。敦煌壁畫春耕場景，則記錄了千百年來，人們順應天時、勤懇耕耘的模樣。不管時代怎麼變，人們對土地、對時節、對生命的珍惜與期盼，從來沒變。



館藏攝英
周雅
逢周五見報

翻車魚

如果要在海洋裏選一位「看起來最不靠譜」的選手，翻車魚一定高票當選。乍一看，牠像是還沒做完的作品：身體扁得像一張大餅，尾巴乾脆直接消失，只剩一張佔了身體十分之一的大臉，配上永遠放空的表情，彷彿對世界的一切都不太上心。

可偏偏就是這樣一條看起來毫無生存慾望、戰鬥力幾乎為零的魚，卻在地球上安然延續了五千多萬年，比無數兇猛又精明的物種都要長。

翻車魚沒有尾巴，只能靠短小的胸鰭保持平衡，再用背鰭和臀鰭慢慢調整方向。牠們在海裏的最高時速只有每小時兩三公里，比人類散步都慢。於是海獅、虎鯨路過時，常常順嘴咬上一口。翻車魚既跑不了，也打不過，只能一副「活着挺好，無所謂」的佛系姿態，隨緣接受命運的安排。

但奇怪的是，掠食者們總是咬

兩口就放棄。原因很簡單——牠太難吃了。翻車魚沒有鱗片，皮膚是一層厚得離譜的膠原蛋白，摸起來像砂紙，有些地方甚至厚達十幾厘米。好不容易咬開，裏面的肉水分極高，口感黏滑，營養價值卻低得可憐。對講究效率的海洋捕食者來說，翻車魚連垃圾食品都算不上，費力又虧本。

於是再看翻車魚，你會發現牠並不是真的傻，而是一種大智若愚的生存哲學。用五千萬年的時間，牠默默證明了一個道理：適度「擺爛」，也是一種智慧。只要我足夠沒用，就沒人指望我；只要我足夠難吃，就沒人想吃我。這樣的人生，或許慢一點，卻也安穩又長久。

廣東人讚美別人，時會用到「無得頂」三個字。「無得頂」就是指好得無人能及，借用現代俚語來形容，就是「天花板」級的好。至於本文題目「武德頂」，是筆者突發奇想的詞語。「武」可以指武功或運動才能，「德」是品德，「頂」是頂流，全句就是指有過人且屬「天花板」級的體育精神。

在剛過去的WTT乒乓球新加坡大賽中，中國「乒壇孺寶」孫穎莎與王楚欽就分別於賽事中表現風度，除了球技「無得頂」，更是「武德頂」。孫穎莎對陣羅馬尼亞選手薩馬拉時，對方其中一球被判拋球高度不足，於是被罰，「莎莎」因而可獲得一分。豈料在薩馬拉跟裁判溝通不果後，「莎莎」不但沒表現出「事不關己」，還主動提對手可作「鷹眼挑戰」。結果顯示該球沒違規，那一分的判罰也取消了。由此可見，「莎莎」重視的是球場上的公



萌寵集
煒仔
逢周五見報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